

唐宋文学文献研究丛稿

汤华泉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文学文献研究丛稿/汤华泉.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81110—382—3

I. 唐... II. 汤... III. ①古典文学—古文献学—中国—
唐代—文集②古典文学—古文献学—中国—宋代—文集
IV. I206.2—53 G25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3989 号

唐宋文学文献研究丛稿

汤华泉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印 刷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编辑室 0551—5108468	开 本	880×1230 1/32
	发行部 0551—5107784	印 张	14
电子信箱	roseahbb@yahoo.com.cn	字 数	340 千
责任编辑	刘 云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10—382—3

定价 30.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李白出生碎叶说宜加订正	1
评“李白是李陵之后、周隋李贤李穆一系”说	7
关于李白家世问题的几点考析	16
关于李白奉召入京供奉翰林主因的商榷	25
唐人的歌行概念与李白的七言歌行范围	31
七言歌行的体式与李白歌行的特征	41
李白近体格律论析	59
李白与安徽旅游资源的开发	72
《全唐诗》整理例谈	90
中唐诗校考丛札	100
《全唐诗》校理二题	111
《全唐诗》仙神鬼怪谐谑诸卷校考新札	118
《全唐诗》歌谣讖谚汇考	139
《全唐诗》贯休、齐己诗校读零札	179
新见《全唐诗》诸编未收诗辑录	183
新见唐佚诗再辑录	206
再议《赵志集》	215
《新补〈全唐诗〉102首》指瑕	227

关于四库著录的《高氏三宴诗集》版本编者问题	233
《秦中吟》、《新乐府》写作先后辨	236
《“新乐府运动”名称溯源》史实订误	245
关于李商隐《春雨》	248
中唐诗人小传订补	
——新出两部唐代诗人辞典匡失举例	251
香山七老年岁考异	261
刘轲生平事迹考辨	266
范攄二考	277
张乔考论	281
杜荀鹤生平事迹考证	300
晚唐池州诗人续考	315
唐代诗人与宣城	332
《二梅公年谱》及其文献价值	349
李之仪晚年交游考	365
李之仪晚年四事综考	394
李之仪卒年平议	411
谈《永乐大典》中宋佚诗的辑录	
——兼议《全宋诗》的疏失	416
翁元广其人其诗及《醉翁谈录》中宋佚诗考察	422
《全宋诗》、《全宋文》未收宋遗民别集二种跋	432
关于《神童诗》	437
后 记	441

李白出生碎叶说宜加订正

—

唐宋时代认为李白籍非蜀地，只有一种说法，那就是《旧唐书·文苑传》、《南部新书》谓李白幼居山东，为山东人。是否出生于该地，二书皆未言明。上面这个说法，后人都认为缺乏根据，或曰乃错会杜甫、元稹以客地称李白为山东人的语意。说见曾巩《李太白文集后序》、杨慎《李诗选题辞》、《升庵诗话》及《四库全书总目·李太白集提要》等，此不赘述。

唐宋时凡明确提到李白出生地的史料，都说他出生于蜀地。最早受李白委托为其编集的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写道：

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扬雄，降有陈子昂、李白……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

绵即蜀之绵州。“白本陇西”下或有阙文，但这段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李白生于蜀。魏颢是将李白与出生于蜀地的几位文学家并称为“江山英秀”的。此序作于上元末，时李白在世。

由李白临终前“枕上授简”为之编集的李阳冰在《草堂集序》

中说：

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暕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

此序明言李白生于其家“逃归于蜀”之后，言及其出生情形很是具体。“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可见当时不少人都知道这情况。孟棨《本事诗》、王定保《唐摭言》谓贺知章初见李白称之为“谪仙”、为“太白星精”，范传正的《李公新墓碑》、裴敬《李公墓碑》也提到此事。这故事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其初定然得之李白及其亲属。至于此序及魏序所说陇西，乃就郡望而言，至刘全白则就其生地径称为“广汉人”。广汉是绵州的旧称。^①

李白逝世五十多年后，李白友人范伦之子范传正为李白新墓立碑作记曰：

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牒。公之孙女搜于箱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乱，隐易姓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

^① 唐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刘与李白为忘年交，《碣记》谓：“全白幼则以诗为君所知。”认为李白生于蜀地的多是李白生前故交。

所取象。

此碑所记与草堂序一样，清清楚楚地载明了李白是在其父逃归于蜀后诞生的。更值得注意的是，碑与序关于李白家世及出生情况的记述是一致的，可见它们的材料来源是共同的。碑文据范传正说是根据伯禽手疏，伯禽的手抄家乘是怎么来的呢？只能是李白口述的记录或李白手订的谱牒的誊录。

李白自己在诗文中屡屡自称“蜀人”，称蜀地为“故乡”。从他《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一段话也隐约可以看出他是说自己出生于蜀地的。这段话是：

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
因官寓家。少长江汉，五岁通六甲，十岁观百家……迄
于今三十春矣。

“因官寓家”上叙述了他的家世，“少长江汉”下按时间顺序叙述了自己的简历，五岁之前，就“少长江汉”了。“江汉”指何地？前人似未注意，近人徐嘉瑞《颓废派之文人李白》、詹镛先生的《李白家世考异》引上文断至“少长江汉”以与李白《与韩荆州书》“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并举^①，似有视“江汉”为“楚汉”之意，近有人撰文直把“江汉”说成是长江、汉水流域了^②。其实，李白这里所说的“江汉”是指川蜀，因蜀地境内有长江、岷江（时称“大江”）、嘉陵江（又称“西汉水”），故称之。李白前多有以“江汉”称蜀的，如左思《蜀都赋》：“江汉炳灵，蔚若相如，皤若君平。王褒

^① 徐文见郑振铎编《中国文学研究》，《小说月报》下卷号外（1927）；詹文见其《李白诗论丛》，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② 见郑畅《李白究竟出生在哪里》，《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辘轳而秀发，扬雄含章而挺生”^①；王勃《普安（剑州）建阴题壁》：“江汉深无极，梁岷不可攀。”杜诗中以“江汉”称蜀就更多了，如《枯棕》“蜀门多棕榈……凋丧先蒲柳……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熟食日示宗文宗武》“消渴游江汉”、《暮春题瀼西草屋五首》“落日悲江汉”等。“少长江汉”就是说自小生长在蜀地，从上文叙其家世中叶流落情况突然接上这句，似是表明他是出生在蜀地的；“五岁诵六甲”云云，如果没有一个安定的家庭环境如有些研究者所说此时来自西域，怕也是不可能的。

关于李白生于蜀地的材料，唐宋时还有一些，就不缕述了。上面材料已足以证明：李白确实实生于蜀地而非蜀地之外任何地方。

二

1971年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提出新说，谓“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这个说法根据是什么？就是上面所引的新墓碑、草堂序及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我们看他如何在这三项材料上建立新说。

他引新墓碑从“公名白”起，断至“隐易姓名”；引草堂序从“李白字太白”起，断至“复指李树而生伯阳”；引李白书从“白本家金陵”起，断至“因官寓家”——除了第二项引文略及李白出生情况，其它关于出生情况的文字都删落了。而“复指李树而生伯阳”他又加了小注：“这儿的一句话着重在一个‘复’字，就是说恢复了原姓。”这样一来，上面这三项材料，都不是说明李白出生情

^① 值得指出的是，前引魏序一段话明为模仿《蜀都赋》语调，更加证明魏颢是确认李白生于蜀的。

况的,而是说明他的家世的。郭根据第一项材料中“一房被窜于碎叶”作出判断:“可见李白的生地是中亚碎叶”;又根据第二项材料中“谪居条支”(谓“条支是一个区域更广的大专名……碎叶是属于条支的”)、第三项材料中“奔流咸秦”(谓“‘咸秦’当即‘碎叶’之讹”)得出结论:“以上根据李白的自述和口授,他确是出生在中央亚细亚伊塞克湖西北的碎叶城。”“以上”材料“被窜”、“谪居”、“奔流”的主语明明是“一房”、“中叶”即李白的先祖、中世,怎么能说成是李白出生的情况呢?郭在这里是用这样的逻辑推论的:李白先世窜谪地即李白出生地,他的先世曾窜谪碎叶,所以他是出生于碎叶的。这个逻辑不用说是很错误的。郭紧紧握住这个逻辑建立他的新说,他可以把这三项材料中叙述李白出生情况的文字尽行刊削,可以对像魏颢《李翰林集序》那样信实可靠的材料视而不见。

李白出生碎叶说毫无新证,妄解旧证,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自郭新说发表之后,几乎所有涉及李白生平出版物都遵此说,连近年再版的旧著也纷纷依郭说而改订^①。多数是失于考察而盲从,少数是有疑而曲从,比如一本唐诗论著既引魏序说李白“家于绵,身既生蜀”,又引新墓碑说“他应生于碎叶城”。还有的研究家同意“碎叶说”是根据草堂序、新墓碑说李客“神龙初”归蜀,推算李白已是五岁了,“据郭沫若同志《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考证……李白就出生在碎叶城”^②。这确实是个疑点,很有可能作“碎叶说”的旁证,可是郭并未注意及此。关于这个疑点,李白集注家王琦早就注意了,他在《李太白年谱》太白生年条下

① 没有修订的重要著作似乎只有文研所《中国文学史》。又,上面注引的郑畅文也说李白生于四川,但只作了几条引述而未辨析。该文主要仍是考证李白先世窜谪地问题。

② 王瑶《李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引了上两项材料按曰：“神龙改元，太白已数岁。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广汉之前欤？”由于这个疑点，近人陈寅恪说李白“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国”，怀疑他是西域胡人^①。我认为，草堂序、新墓碑于李白生于蜀、生时情形叙述甚详，言之凿凿，对其生平这一大关目是不会弄错的。至于生年的具体年代乃至得年数字或误记、误传（包括后人传写之讹），或推算有差，则是可能的。以常理揆之，某人生于某地（何况是大的区域）不像出生年月、得年数字那样容易发生记忆、计算错误。若李白真的是五六岁归蜀，那又跟他自述“少长江汉，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齟齬了。这样看来，年号上的疑点并不能支持郭的新说。

郭沫若是近世治社会科学的大家，涉猎极广，建树极多，我们很尊崇。尊崇不必盲从，不是说他在所研究的一切问题上见解都正确，其实有意无意的误失都有不少，这是不必讳言的。李白出生于碎叶说是不应当轻易接受的。人们常说要照科学态度办事，要勇于坚持真理，也要勇于修正错误。我觉得对李白出生地这个问题也应当抱这种态度。李白生于蜀之绵州，碎叶说应予否定。

（原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① 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问》，《清华学报》10卷1期（1935年）。

评“李白是李陵之后、周隋 李贤李穆一系”说

李白是李陵之后，属北周李贤、隋朝李穆一系，这个说法是张书城先生 1984 年在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上提出的，他的论文《李白先世之谜》随后刊载于《唐代文学论丛》第八辑。这一说法很是新鲜，引起了较长时间的轰动效应，不少媒体都有报道，《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85 至 1988 各期都作了充分介绍。张先生后来又写了些文章，继续阐发他的观点。1994 年结集为《李白家世之谜》。张先生的新说是十多年来李白家世研究上较有影响的说法，其科学性如何、能否成立呢？学术界除有一二位先生不指名地表示过疑问外，多以“很有价值”，或“可备一说”加以接受，至于“价值”在哪里，则未予深究了。我觉得对这一已在学术界、社会上产生过较大影响的说法，应当加以检验、考察，对其作出正确的评判，这样才有利于李白研究的深入，有助于学术的发展。很遗憾，我在通读了张先生所有文章，特别是《李白先世之谜》后，觉得张先生的立论根据缺乏，在史料的解读、使用以及论证的方法上存在着很多问题，其新说是不能成立的。我很尊敬张先生，以古稀之年倾注如许精力研究李白的家世，精神令人感佩。张先生的文章涉及李白家世、生平方方面面，虽难以成理，或许有启发性；张先生收在其著作中的综述文章和附录资

料,为李白研究者也提供了不少信息和方便。但是我不能赞同其基本观点。学术研究的要求是实事求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能为尊者讳、贤者讳,我想张先生是赞成的吧?下面主要就张先生立论基本凭借的《李白先世之谜》这篇文章来评论他的新说。

一、李白隋末之前的世系是清楚的

张先生认为来源于李白的关于他的家世资料很混乱,是李白编造的,很多是不可信的。他首先否定李白为凉武昭王暕九世孙,认为李白称“其先陇西成纪人”,与李暕就不是一个房派。李暕属“陇西狄道李”,不是“陇西成纪李”,李暕高祖李雍是李广“远房孙”,李暕只是李广的“晚辈族人”。是否如此呢?可以看《新唐书·宗室世系表》,这个表排列世次至李广曾祖仲翔云:葬陇西狄道东川,因家焉,生伯考。生尚,成纪令,因居成纪。生广。生敢。生禹。生丞公。生先。生长宗。生君况。生本。生次公。生轨。生隆。生艾。生雍。生柔。生弇。生昶。生暕。由此世系知,所谓“陇西狄道李”,是指李广曾祖、祖父时居地,自李广父亲移居成纪后,则为“陇西成纪李”了。若就李广从兄弟而言,可能有房派之分,从李广以下世次而言,称狄道、成纪则是一回事,所以《魏书·李暕传》称李暕“陇西狄道人”,汉前将军广之后”;《晋书》本传则谓“陇西成纪人,汉前将军广之十六世孙也”。唐高祖亦在此世系中,《旧唐书·高祖本纪》云:“其先陇西狄道人,凉武昭王暕七代孙也。”《新唐书》本纪则云:“陇西成纪人也,其七世祖暕……为凉武昭王。”这是没有什么不同的。由世系表知,李暕是李广十六世孙,李雍是李广十二世孙,都是李广之后,不是什么所谓“晚辈族人”、“远房孙”。这样的世系在李

曷及其子孙的传记中,在《北史》详尽的《序传》中,都表述得十分清楚。张先生否定李曷是李广的裔孙,是为了“转移房派”,将李白先人的中间世次换上李贤、李穆家族,以便上接李陵,也许是疏忽,在房派问题上作了错误解说。

李白自述的“遭沮渠蒙逊之难”那条重要的资料,张先生也认为是“捏造”的,而自己又作了前后矛盾的解说。这条资料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证实了李白为李曷之后,而且讲出了李曷后二世情况,把李白世系填实了一段,并指示了其下延的大致方向。下面试将李白自述与有关史传作一对照:

《上安州裴长史书》:

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之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

《北史·序传》:

(李曷孙)宝遇家难,为沮渠蒙逊囚于姑臧。岁余……北奔伊吾,臣于蠕蠕……属(魏)太武遣将讨沮渠无讳于敦煌……宝自伊吾南归敦煌……规模先业……奉表归诚……真君五年因入朝,遂留京师。

《晋书·李曷传》、《魏书·李宝传》都记载了这段情况,《魏书》传后赞曰:“李宝家难流离,晚获归正,大享名器,世业不殒,诸子承基,俱有伋望。”遭难之后“奔流咸秦,因官寓家”,记述得很具体,李白自述与史传可谓合若符契。李宝父为李翻,这样曷、翻、宝三世就清楚了;李宝有六子,长子承封姑臧侯,是为陇西李氏姑臧房,承长子韶袭封,子孙多在西州一带任官。李白世系李宝下可能属此房。这里还有个疑点,即“本家金陵”之“金陵”,此句既与下面几句连贯,自指敦煌西州一带,《晋书·李曷传》“世为西州右姓”,与李白自述几乎一样。前人对“金陵”有过合理解说,

王琦谓或为“金城”之误^①，《全唐文》编者又疑指前凉张氏侨置于敦煌的建康郡。此说可从。敦煌侨置建康郡在前凉张骏时，见《晋书·地理志》、《魏书·张骏传》。此郡名同南朝都城建康，南朝的建康入唐后改称“金陵”，李白称“本家金陵”当援例改称。张先生对此地名的解说也是前后矛盾的，给人以自设疑阵以证成李白“籍贯、出身都难以捉摸”、其自述不可信之感。

二、李白于隋末的先人不属李贤李穆家族

张先生说“李贤、李穆之家是真正的李白先世之家”，其主要论据就是二李家族在隋末的罹难与李白先世“隋末多难”相同。他的话说得十分绝对：“李白家‘隋末多难’，李穆家于隋炀帝大业十一年被诛流，在时间上、性质上、因由上完全吻合。”何以见得在“性质上、因由上完全吻合”呢？传存下来的李白家世资料并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情况。将二家有关方面资料加以对照，却显露出二家“难”情的巨大不同，怎么也吻合不起来。

首先是配流地区。李白的先人是窜谪西域，而二李家族是“皆徙岭表”，这在《隋书》、《北史》李浑、李敏传以及两《唐书》李德武妻裴氏传中都记载得很明确，或作“岭表”，或作“岭外”，或作“岭南”。张先生在论及此事时不引用以上诸史，而独用《通鉴》的一条纪事：“杀浑、敏、善衡及宗族三十二人，自三从以上皆徙边徼。”他还在“边徼”一词后加上“西域”的括注，表示这就是指西域，以便与李白先人窜谪地“吻合”起来。边徼即边境，西域当然可指，但是在这件事上却不能这样理解，因先前诸史都已言明是岭南。从作者对材料的取舍看，似乎他是有意回避对立论

^① 见《李太白全集》卷二六《上安州裴长史书》注中按语。

不利的材料,以这样的态度和方法建立新说,怎能经受学术检验呢?周维衍先生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质疑^①。张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是这样辩解的:

《通鉴》晚出,但在此不用现成的“岭外”、“岭表”,而特意用了个“边徼”,想来必另有新据。我以为《通鉴》的作者在这里是据史实录,认定隋朝在西域边疆是有窜谪地的。……《通鉴》不说皆徙“岭外”、“岭表”而独说“皆徙边徼”正是这个道理^②。

这个辩解是无力的、不合逻辑的,西域有窜谪地,不等于二李族属必窜于此,假如说司马光有“新据”,他也不可能不将新据采入。

第二是流徙的结果。李白的先人“隐易姓名”,几代不归,八十多年后才“逃归”,可见未经赦免;而二李冤案在四年后李渊登基刚三月就下诏申雪,对被杀的赠封官爵,“子孙被流者,并放还乡里”。张先生又说这是“一纸空文”,“致使‘李门大冤案’竟成了千古沉冤”。这又是背离事实的误断。李浑、李敏封赠写在诏书上还能是假的?流者放还也是有史籍可稽的,前面提到的李德武妻裴氏传中的李德武,就是“李门大冤案”累及者,他是李浑的从侄,流放岭南,后遇赦归来,还做了鹿城县令,可见唐高祖诏书不是“一纸空文”。

李白先人与二李族属在窜谪的地区及结果上是如此不同,说明了他们根本不是一家,张先生立论的这主要论据是很虚幻的。李贤、李穆家族于隋末遭难确是当时一件突出的大案,而李

^① 见《关于李白的先世问题》,《学术月刊》1985年第6期。

^② 《李白先世不会流放在中亚碎叶》,《李白家世之谜》,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白家世中又有“隋末多难”的情节，时间是较为“吻合”的，可能由此引发了张先生的联想，先入为主，曲证其成，因而导入了迷误。其他的错误比附还有一些，略举几例：

《李序》说李白家“蝉联珪组，世为显著”，李穆家也是“自周迄隋，郁为西京盛族”的。

按前是指李暠上下世代，从“西州右姓”到“咸秦”为官，后者只是周隋，时代滞后两百年。

《李序》说李白家“易姓与名”，李穆家也有过“各立名目”，西魏“赐姓拓跋”。

按“各立名目”是引《宋书·索虏传》，谓李陵“降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目（指部落之名）”。这是公元前一百多年的事，西魏是公元5世纪中叶，李白家“易姓与名”是隋唐间事，将早于李白先人一百多年至七百多年的事拿来比附，怎么能“吻合”得上呢。

《上裴书》中“奔流咸秦，因官寓家”，李贤至北周拜为大将军，李穆至周隋进爵上柱国，拜为太师。两弟兄都是“奔流咸秦，因官寓家”的。

按《周书》、《隋书》二李本传皆言其祖李斌定居高平（今宁夏固原），李贤后此任原州都督，何来“奔流”？且“奔流”在《上裴书》中指逃难，二李一直在周隋身居高位，不存在此种可能。又，李白自述其先世事在北魏真君初年，而二李居官在其后一百多年。

这些比附全不顾时间、地点、事件是否相类似，就拿来硬套，其结果适得其反，越比越让人觉得不像，越比越叫人不可接受。张先生原想通过两个家族的对照来认本家，结果让人们看到他们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怎么也捏合不成的两家。

三、李白不必讳言李陵，李贤、李穆 也未必是李陵之后

张先生说“千百年来历代的注家和当代的学者”都未弄清李白是“匈奴李陵之后”，是因为这个事实被李白隐瞒了。李白之所以要隐瞒，是为了“仕进”，为了“建功立业”。“就当时的正统思想来说，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不肖子孙’，是汉族的‘民族败类’。所以李白隐瞒比不隐瞒好些”。这可谓诛心之论了，由前面的辨析可知，李白的世系和李陵根本连不上。就唐代的所谓“正统思想”来说，也并不是像张先生所说把李陵斥为“不肖子孙”、“民族败类”，事实上对李陵的评价是同情多于责难，更由于旧题苏武、李陵赠答诗的流传，唐人将“苏李”并称，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以至有“苏李居前，沈宋比肩”这样的谚语流传^①，杜甫曾宣称“李陵苏武是吾师”（《解闷》其五）。在唐人的眼里，李陵的形象并不是那样不堪，需要“划清界线”的。张先生的文章也引述了北周信州总管丙明，他是真正的“匈奴李陵之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二上》有其人，云：“汉骑都尉陵降匈奴，裔孙归魏，见于丙殿，赐姓曰丙。”丙明生粲，任唐左监门大将军，高祖赐姓李氏，即李粲。这一系后代登第为官者多人，有二人还官至宰相。李陵之后的这房李氏朝野皆知，可并未影响他们的“仕进”及“建功立业”。李白自己在诗里也写到李陵，在一首题为《苏武》的诗里写道：“东还沙塞远，北怆河梁别。泣把李陵衣，相看泪成血。”写苏李二人交道那么深厚，既有故人情，又有故国情，对李陵的态度应当是同情吧。李白还与李粲的玄孙李舒有

^① 见《新唐书·宋之问传》。